

一杯冰水



胡展奋

专栏作家

Columnist

喜欢历史，酷爱大片

我和张军大律师去内华达州的太浩湖。火车上的冷餐后，望着他面前的那杯冰水我久久地发呆。为什么我们之间的差距那么大？我想。他成杯地喝着冰水没事，我却一口都勉强。隔座，张律师的公子爱伦直接嚼掉了一大杯冰渣呢。咔嚓咔嚓如嚼玻璃。都是华人血统呀，我很想听听张军的解释。

他没直接回答我，反而聊了一段往事。

“众所周知，几千华工的牺牲铸就了这条著名的‘太平洋铁路’。”

他说，华工初来内华达，离不开热饮热食，白人工头乃至更高的总监都不允许，他们习惯喝冰水，便要求华工“入乡随俗”，也冷饮冷食，不得特殊。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热饮热食不但费料误时，而且容易滋生诸如火灾

之类的意外，于是高压之下，华工只得改变世代相传的生活方式，跟着老外喝凉水，蹭冷食，詎料悲剧迅速发生，无数的华工倒下了。细查之下发现大量的华工患上了严重的消化不良症，腹泻症迅速在地蔓延，最后已到工程濒临瘫痪的地步。

时近冬季，许多白人也和华工一样，困于严重的消化不良，而且还察觉大量的华工正组织罢工，以抗议强迫性的“冷饮冷食”，工程当局无奈，只得宣布“华工监

工，各随其便”。奇怪的是，无数华工一旦热饮热食立刻恢复了健康，严寒中他们甚至搞来了大量的生姜与红糖，工程结束后的调研还确认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：但凡和华工一起，天天大喝红糖姜茶的白人监工一个都没死去，而坚持冷饮冷食的监工死于腹泻的倒不少……

“那么得出的结论岂不是‘冷饮冷食’有害于身么”？我问。

“不！”他捧着冰水徐徐回答，上述悲剧正好说明当年美国的自来水“冷而脏”，虽有过滤但并未达到“直饮”的标准，人们最初是倒于“直饮冷水”的细菌感染；其次，欧美民族适应生冷食物是世代相传的结果，华人体质也并非不能冷食，但必须循序渐进，我就是逐渐接受冰水的例子。

问题是，“冷食”有“低温底线”，事实表明，即使是白人，零下10摄氏度环境的持续的冷饮冷食也受不了，足以表明当年的华工，是被“冷而脏”双重夹击而倒下的。

百多年过去了，据说华工的后代个个都是冰水的拥趸，这都拜异国高热量的饮食结构所赐，奶酪、烤肉等餐后亟需解腻，而解腻效果最好的莫过于冰水。

当晚的盛宴“膏腴极腻”，我们以冰水一试，果然解腻之速如神！

他成杯地喝着冰水没事，我却一口都勉强。